

论语用预设 在小说《土生子》中的语篇功能

景佳惠, 唐承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16)

摘要: 语用预设相对于语义预设而言, 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语言现象, 同时, 它在文学语篇的建构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借助语用预设的研究成果, 以小说《土生子》为例, 分析和探讨语用预设 在文学语篇中所实现的语篇经济功能、衔接组织功能和增强戏剧性功能, 以期使该小说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 并加深读者对小说文本的理解。

关键词: 语用预设; 《土生子》; 语篇功能; 经济性; 衔接性; 戏剧性

中图分类号: H 3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7)01-0046-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7.01.009

Discourse Functions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n the Novel *Native Son*

Jing Jiahui, Tang Chengxi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linguistic phenomenon, and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weaving of a literary text. This paper, through analyzing the novel *Native Son*, examines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in terms of economy, coherence and dramatic effect in the literary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paper hopes to open up new dimensions in the research, and help readers deepen their appreciation of the fictional text.

Keywords: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Native Son*; discourse functions; economy; coherence; dramatic effect

理查德·赖特是最富盛名的美国黑人作家之一, 被誉为“现代非裔美国小说之父”。他对随后的美洲黑人作家有着极大的影响, 并为美国黑人文学的整体发展及其成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 其1940年出版的小说《土生子》功不可没。

该小说以“恐惧(Fear)”“逃跑(Flight)”“命运(Fate)”三部分讲述了主人公别格·托马斯

(以下简称“别格”)——一个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黑人青年的人生轨迹, 讲述他如何一步步走进种族问题筑起的坟墓, 深入地刻画了种族歧视下黑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小说的主角别格是一个全新的美国黑人形象, 他生活在一个黑人备受歧视的社会环境中。他想参军, 但白人只让他挖沟; 他想成为飞行员, 但被禁止上这类学校, 种族隔离制度摧毁了他的梦想。白人拥有一切, 黑人什么都没有。

收稿日期: 2015-04-12

作者简介: 景佳惠(1989-), 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E-mail: qianjiahui1989@163.com

这种环境让别格饱受摧残,导致他无意间杀害了白人女孩玛丽,并因此踏上了一条漫漫逃亡路,直至最后被警察抓获处以电刑。

该小说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尖锐的种族问题,因同时触动了美国白人和黑人世界而引起轩然大波和深刻思考。大多数批评家^[1-3]聚焦于主人公别格的黑人形象解读及其悲惨命运;也有一些研究者^[4-7]探讨小说所表达的种族歧视的主题;另有一些研究者^[8-10]专注于该小说对美国黑人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拟从文学语篇的角度,探究语用预设《土生子》中所表现的经济性、衔接性和戏剧性三方面的语篇功能,以求拓宽该作品的研究维度,加深读者对小说文本的理解。

一、预设理论

“预设(presupposition)”,也称前提、前设或先设,这一概念,最先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Frege)于1892年在其著作《论意义与所指》(*On Sense and Reference*)中提出。他认为,任何断言都包含一个明显的预设,即断言中所使用的简单或复杂的专有名词都有一个所指^[11]。此后,“预设”概念逐渐成为语言学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之一。有关研究主要从逻辑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方面展开:逻辑学对预设的研究集中于命题层面;语义学主要在句子的语义层面上进行;而语用学则是在语境层面上进行,需结合具体的情境(situation)或上下文(context)。目前,语言学对预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语义预设(semantic presupposition)和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一) 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

语言学家对语义预设的研究先于语用预设,他们认为,语义预设研究的是句子若干组成命题之间的关系,是在句子语义结构层面上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句子语义结构由蕴涵意义、断言意义和预设意义构成。其中,预设意义是隐含在句子中的某些词汇或语法结构的背景意义,是句义得以建构和理解的基础^[12]^[140]。语义学家强调,语义预设不受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不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语义预设的特征,我国学者何自然^[13]¹⁸²⁻¹⁸³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四个:1)预设是一种语义上的蕴涵,它并非通过陈述句的断言、疑问句的提问或祈使句的命令等方式表现出来;2)与某一词语或结构有

关的预设否定句或疑问句中是不会改变或取消的;3)在语句前后不存在明显自相矛盾的情况下,预设是不能取消的;4)预设可以表示非客观的虚拟事实,即一种设定情况。

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发现,预设具有可取消性和语境依赖性,认为它并非纯粹的语义现象,更是一种语用现象。Robert Stalnaker(1970)最早提出“语用预设”的概念,他认为,预设与语境和发话者有关,是发话者与语段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命题是发话者在特定语境中的语用预设,那么发话者不仅自己相信该命题,同时也相信该命题能够被受话者认同或接受^[14]。关于语用预设的本质,语用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看法:1)语用预设是有效实施一个言语行为必须满足的社会文化适切条件^[12]^[141];2)语用预设是那些对于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关系,是交际双方共有的知识^[13]^[15]。以上表述说明,语用预设是发话人在说话时假定听话人已知信息,是促使谈话顺利实施的恰当条件。合适性和共知性(mutual knowledge)是语用预设的两个基本特征,前者强调预设要与具体的语境相适应,后者指有部分信息是交际双方所共知而没有必要明确讲出来的,或者是听话人进行语用推理后可以理解的。

(二) 语用预设的语篇机制

朱永生和苗兴伟^[16]指出,以往的预设研究主要局限于句子层面,但有些语言学家已经意识到在语篇层面上研究预设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语用预设是可以从语篇的角度来分析的。当发话者发出一个语段时,表达了两种信息——断言信息和预设信息。前者构成信息流中的新信息,后者是信息结构的起点,传递发话者对共知信息的假设或交际双方共同接受的信息。从动态角度看,语言交际是发话者和受话者为传递信息而磋商的共有场(common ground)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交际双方共同构建一个语篇世界,而语篇则是语篇世界的语言表征^[16]。

在文学语篇中,语篇预设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动态推理过程。读者不能仅从单个句子中特定的词、短语或语法结构加以确定,还应结合语境,在深层次上推测和体会作者或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即其主观认为或假定的东西。换言之,在阅读和赏析文学作品时,读者要通过语篇内容,根据具体的语境、社会背景信息和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等,不断地调

整自己的认知状态,从而推断出作者或说话人话里的深层涵义,寻找最佳的话语解释。

二、语用预设 在《土生子》中的语篇功能

(一) 语用预设使语篇简洁,实现表达经济性

语言表达讲究经济性,若话语冗赘繁琐,听者就会顿生厌恶。当然,文学语篇也不例外,经济性同样是其语篇构建原则之一。因此,在组织文学语篇时,作者往往不会将所有的信息一一列出,否则,语篇就会冗长啰嗦,导致读者无法体会作者的真实意图。王守元等^[14]认为,许多信息可通过预设的方式进行表达,尤其是一些常识性的信息,都可以预设的方式内嵌于语篇中。即使有些信息并非读者的已知信息,作者也可以采用预设的方式,仿佛这一信息是已知信息。在文学语篇(小说尤为明显)中,作者往往会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将一些虚拟的事物以预设的形式内嵌其中。虽然读者事先并不知情,但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日常经验和图式知识来理解这些已知信息。这一点在语篇的开头和事物描写中使用较多,有助于突出主要信息,避免作者使用冗长复杂的语言进行赘述。

例1 Brrrrrrriiiiiiiiiiiiiiiiiing!

An alarm clock clanged in the dark and silent room. A bed spring creaked. A woman's voice sang out impatiently:

"Bigger, shut that thing off!"

A surly grunt sounded above the tinny ring of metal. Naked feet swished dryly across the planks in the wooden floor and the clang ceased abruptly.

"Turn on the light, Bigger."^{[17]3}

该引文是小说第一部分“恐惧”的开篇,作家赖特利用寥寥数语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里,一个平凡普通的黑人家庭早晨被闹钟叫醒的生活画面。语篇开头短短的一句“An alarm clock clanged in the dark and silent room”便预设了这样的语用信息:闹钟铃响之前,小说中的人物是在睡觉的。这一点通过后半部分内容可以证实。此外,该段还出现了一些由确指名词短语触发的存在预设(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如存在女人、别格(Bigger)、闹钟、房间、床、金属圈、厚木板、木地板、灯之类的人或事物。Levinson曾在

Pragmatics^{[18]181-185}(《语用学》)一书中总结出13种产生预设的语言成分,即预设诱发语(presupposition-triggers),其中包括确指描述语、叙实动词等。虽然上述信息是作者虚构的,读者事先并不知晓,但当他们阅读小说,置身于这样一个虚拟世界时,他们能够结合自身的日常经验和图式知识,欣然接受作者预先假定的他们已知的语篇信息。由此可见,预设能够帮助作者进行虚拟世界的建构,为小说的情节发展提供相应的背景信息,从而使读者更加容易融入到作者所描绘的虚拟世界中,也使作者避免了使用冗长繁琐的句子将故事背景一一交代清楚。

除上述构建一个虚拟世界外,倪海燕和唐德根^[19]指出,语用预设的基本特征——共知性——也为人们的交际提供了方便,它使人们在进行言语交流时略去了许多心照不宣的信息,使繁琐详尽的言语表达形式变得言简意赅,从而实现表达经济性。

例2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it I feel like somebody's poking a red-hot iron down my throat. Goddammit, look! We live here and they live there. We black and they white. They got things and we ain't. They do things and we can't. It's just like living in jail. Half the time I feel like I'm on the outside of the world peeping in through a knot-hole in the fence..."^{[17]20}

上述这段话是别格对其黑人朋友格斯(Gus)说的,同样出自小说“恐惧”部分。首句中的“it”一词指的是他们之前讨论的内容:在白人统治的世界里,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白人不允许。随后,发话人别格根据自己的假设将受话人格斯已经了解且没有异议的信息处理为预设信息,因此,其接下来的四句话就是建立在交际双方共有场中的信息的基础上,分别预设了这样的信息:1)格斯你知道,作为黑人的我们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小角落里,空间狭小,拥挤不堪,生活环境如此糟糕,而作为白人的他们却居住在这个城市最好的地方,到处是高楼大厦,空间宽敞,生活环境优越;2)你也清楚,我们是黑人,只能生活在黑人的世界里,永远跨不进白人的世界,而他们是白人,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却主宰着我们的一切;3)你还知道,白人拥有一切,什么都可以获得,而黑人什么都没有,即便是有,也是白人不要的东西;4)同时,白人可以做一切他们想做的事情,依照他们的梦想,开飞机、轮船,而黑人只能挖沟,没有梦想,永远受控于白人。以上这些预设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

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残酷与不公。试想,如果发话者将上述已知的预设信息一一罗列出来,则会造成信息流表述混乱,脉络不清晰,使读者辨不清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以致无法把握重点信息。事实上,别格真正要强调的是他自身的感受: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我感觉像是在蹲监狱,像是置身于白人世界的外部通过围墙上的一小孔拼命地往里窥探。

(二) 语用预设促进语篇连贯,实现上下文衔接紧密

语用预设语篇的衔接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Leech指出,讲话双方已陈述过的命题可成为下一命题的预设^{[20]406},换言之,在语篇中,前一命题的预设会成为下一命题的已知信息而带动语篇的发展^[21]。朱永生和苗兴伟^[16]进一步指出,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看,语用预设是语篇信息流的起点。在语篇的发展过程中,语用预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引出断言信息,而断言信息又转化为预设信息,并为下一个断言信息服务。这样不仅使语篇构成一个连接紧密、上下连贯的整体,也实现了语言表达的简洁性。

例3 “Suppose you wake up some morning and find your sister dead? What would you think then?” she asked. “Suppose these rats cut your veins at night when we sleep? Naw! Nothing like that ever bothers you! All you care about is your own pleasure! Even when the relief offers you a job you won’t take it till they threaten to cut off your food and starve you! Bigger, honest, you the most no-countest man I ever seen in all my life!” (Bigger’s mother)

“You done told me that a thousand times,” he (Bigger) said, not looking round.

“Well, I’m telling you again! And mark my word, some of these days you going to set down and cry. Some of these days you going to wish you had made something out of yourself, instead of just a tramp. But it’ll be too late then.”

“Stop prophesying about me,” he said.^{[17]9}

例3是别格与其母亲的一段对话,出自小说“恐惧”部分。此对话发生于别格刚刚在房间里抓住并打死了一只逃窜的大老鼠,随后他拎着这只老鼠的尾巴,在他的妹妹面前晃来晃去,导致妹妹吓得哭晕过去,于是母亲说出了上述一番话。由于他们只是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的穷苦黑人,故英语

并不标准,单词或语法错误难免发生。

在上述对话中,“that”一词在别格的回答中已成为已知信息,它预设了前一段母亲所说的“你关心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快乐!即便有人出于救济给你提供一份工作,你也不会接受,除非他们威胁说不给你食物,饿死你!别格,说实话,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没礼貌的男人!”接着,母亲又说道:“Well, I’m telling you again!”其中,“again”一词也预设了前面母亲所说的话。正是因为母亲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后面才会用“again”一词。最后,别格说:“Stop prophesying about me.”这句话预设了上一句母亲所说的“记住我的话,将来总有些日子里,你会伤心哭泣,总有些日子,你会希望自己已经有了一点成就,而不是活得像个流浪者。但是,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母亲之前曾用这些话告诫规劝过别格,因而他才会让她停止这一切。由此可见,前一个命题的陈述成为下一个命题的预设,下一个命题的预设又成为后一个命题的已知信息,这样,上下文的句子被有机地衔接在一起,从而使整个对话过程构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

例4 “See all those buildings, Bigger?” Max asked, placing an arm about Bigger’s shoulders. He spoke hurriedly, as though trying to mild a substance which was warm and pliable, but which might soon cool.

“Yeah. I see ’em…”

“You lived in one of them once, Bigger. They’re made out of steel and stone. But the steel and stone don’t hold ’em together. You know what holds those buildings up, Bigger? You know what keeps them in their place, keeps them from tumbling down?”

Bigger looked at him, bewildered.

“It’s the belief of men. If men stop believing, stopped having faith, they’d come tumbling down. Those buildings sprang up out of hearts of men, Bigger…”^{[17]426}

这是马克思(Max)和别格之间的一段对话,出自小说的第三部分“命运”。这段话的背景是:别格被捕,收监关押,后出庭受审,因无辩护律师,故马克思(一位信奉共产党的白人律师)自愿免费为其出庭辩护。上文正是别格庭内受审,马克思为其辩护失败后两人的一次交谈。

语篇开头,站在窗口的马克思询问别格此刻是否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建筑,在得到听话人的肯定回

答后,该内容——别格看到这些高楼建筑——成为了下一句话的预设信息。因而,马克思说道:“你曾经就住在这其中的一座里。”句中的“them”指的就是前一句中提及的“those buildings”,现已成为交际双方的共知信息。同时,该句话本身也包含了一个预设信息:你现在已经不住在它们里面了(现在是白人居住的地方)。接着,马克思告诉别格,虽然这些建筑由钢筋、石头建成,但它们并没有使这些建筑聚拢在一起。那么是什么使其屹立不倒的呢?别格疑惑不解。这时,说话人(马克思)发出新的断言信息:是人类的信仰(使这些建筑屹立在那里)。于是,该断言信息进一步转变为已知信息,成为下一句话的预设信息。因此,别格才会理解马克思接下去的话:如果人们不再信仰,那么这些高楼就会坍塌。这样,上下文句子与句子之间就被衔接成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三) 语用预设促进语篇情节发展,实现戏剧性冲突

何自然^{[13]200}指出,语用预设具有共知性,即有部分信息是交际双方所共知的背景信息,不需要明确讲出来。预设是说话人对交际双方没有异议的信息的认可或假定,并以此作为信息传递的前提。若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的语用预设能够得到听话人的理解,则交际成功;否则,就会引起误解,导致双方无法达到交际目的。换言之,对于说话人所假定的信息即预设,听话人可以有两种反应或回应:一是默认,理解并同意对方的预设;二是反驳,直接或间接否定对方的假定信息。就后者而言,虽然预设表达的一般是语篇世界中已经确立的事实或合乎情理的事态,但若预设信息与语篇世界中的一般事理发生矛盾,就会产生“预设冲突(presupposition clash)”^{[22]236},从而营造出荒诞或幽默等戏剧性效果,进一步推动语篇的情节发展。

例5 “You’re hurting nobody but yourself holding out like this, boy! Tell me, were Mary, Bessie, Mrs. Clinton’s sister, and Miss Ashton the only women you raped or killed?” (Buckley)

The words burst out of Bigger;

“I never heard of no Miss Clinton or Miss Ashton before!”

“Didn’t you attack a girl in Jackson Park last summer?” (Buckley)

“Naw!” (Bigger)

“Didn’t you choke and rape a woman on University Avenue last fall?”

“Naw!”

“Didn’t you climb through a window out in Englewood last fall and rape a woman?”

“Naw; naw! I tell you I didn’t!”

“You’re not telling the truth, boy. Lying won’t get you anywhere.”

“I am telling the truth!”^{[17]305-306}

上述语篇出自小说“命运”部分,是白人警长巴克利(Buckley)在狱中盘问被捕的别格时两人的一段对话。在该对话中,警长前四次的发话均包含了一个语用预设。第一次的发话预设了:别格不仅强奸或杀害了玛丽、贝茜、克林顿太太的妹妹和阿什顿小姐,还伤害了其他的女性。随即,第二次的发话又具体预设了:去年夏天,别格在杰克逊公园袭击过一个女孩。第三次则预设了:去年秋天,别格在大学道闷死并强奸了一名女性。第四次继续预设了:别格于去年秋天在Eaglewood通过窗户潜入一名女性的卧室并强奸了她。虽然这些预设是巴克利主观设想或认定的,但他急切地希望得到听话人别格的肯定和接受。因为通常在警察局里,凡是被捕接受审问的嫌疑人或罪犯(别格)都被假定或认定是某件案子(强奸并杀害白人女孩玛丽)的主谋或从犯,所以要接受警察赤裸裸的严厉盘问。从这些预设里,可以看出警长(当时美国社会里白人的代表之一)的专制,以及对黑人残忍、冷酷的一面。然而,作为听话人的别格,他对警长的这些预设是完全不认同的。对于第一次的预设,他答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克林顿或阿什顿小姐。”这是对该预设的一种间接否定,表现了主人公在长期的压抑下,有反抗的欲望同时又有些许畏惧的心态。而对于后三次的预设,他的回答直截了当:“没有,我没有干过。”面对四次赤裸裸的、荒谬之极的连环诬陷,本就处于情绪低谷的别格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带着满腔愤怒,他斩钉截铁地反驳了警长扭曲事实后作出的所有预设,由此展现出矛盾双方发生戏剧性冲突的一面,从而营造出一种荒诞的戏剧性效果。

例6 “Aw, come on, boy! Don’t stall! Tell me what he (Jan) said about the party!” (Britten)

“The Party? He asked me to sit at his table…” (Bigger)

“I mean the Party!”

"It wasn't a party, mister. He made me sit at his table and he bought chicken and told me to eat. I didn't want to, but he made me and it was my job."

Britten came close to Bigger and narrowed his grey eyes.

"What unit are you in?"

"Suh?"

"Come on, *Comrade*, tell me what unit you are in?"

Bigger gazed at him, speechless, alarmed.

"Who's your organizer?"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Bigger said, his voice quavering.

"Don't you read the *Daily*?"

"Daily what?"

"Didn't you know Jan before you came to work here?"

"Nawsuh. Nawsuh!"

"Didn't they send you to Russia?"

...

"Nawsuh. You got me wrong. I ain't never fooled around with them folks. Miss Dalton and Mr. Jan was the first ones I ever met, so help me God!"

...

"You *are* a Communist, you *goddamn* black sonofabitch! ..."

"Nawsuh! I ain't no Communist! Nawsuh!" [17]160-161

该语篇是布里顿(Britten)先生和别格之间的一段对话,出自小说第二部分“逃跑”。当时的背景是:玛丽被杀,别格为毁尸灭迹将其丢入壁炉焚烧,其父道尔顿不知,四处派人找寻女儿未果后,请来私家侦探布里顿帮助找寻其下落。因此,布里顿介入了此事,并和当事人别格进行了如上的一番对话。

对话中,布里顿一开始的两句话便包含了这样的语用预设:简(Jan,玛丽的男友,共产主义者)肯定告诉过别格有关共产党的相关信息或情况,换言之,别格肯定知道共产党。然而,从别格的回答"It wasn't a party, mister"中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的确不知情,因为他所理解的“party”是普通的聚会“party”。由此,交际双方因共有场中的信息不同而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首次冲突。紧接着,布里顿的两个问句又再次预设了:别格一定加入了共产党的某个部队(unit),并且拥有自己的组织领导者

(organizer)。但是,别格却以一句“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再次间接地否定了上述预设。之后,布里顿又连续三次发话,分别预设了这样的信息:1)别格之前读过《日报》(*Daily*);2)在道尔顿先生家工作之前,别格已和简(Jan)相识;3)别格曾经被送往俄国——共产党的发源地。面对这三次预设,别格斩钉截铁地答道:“没有。”从而导致两人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此时,布里顿见自己之前的每一次预设都失败了,并且与事实截然相反,于是,便直接发出了断言信息——“你就是个共产党”。而该断言信息正是他做出上述其他语用预设的基础,其根本目的是让别格承认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从上述对话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所在。面对这一连串无比荒谬的提问,别格最后直接正面地反驳道:“不!我不是共产党!不!”彻底否定了布里顿做出的所有与事实相冲突的预设,从而营造出荒诞性的文体效果,使小说的情节更加引人入胜。

三、结束语

本文结合理查德·赖特的小说《土生子》,初步分析和探讨了语用预设文学语篇中的功能。笔者认为,在文学语篇中,语用预设具有如文所述的重要作用:使语篇简洁,实现表达经济性;促进语篇连贯,实现上下文衔接性;促进语篇情节发展,实现戏剧性冲突。预设理论不但能够帮助作者更好地构建和组织文学语篇,同时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分析和理解语篇中的预设,从而更加深入地解读文学作品。总之,从语篇角度对语用预设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揭示语用预设语篇中的作用,而且可以推动多种学科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震宇.《土生子》中关于黑人形象的解读[J].文学界,2013(1):50-52.
- [2] 黄卫锋.比格·托马斯:《土生子》中的悲剧性英雄[D].温州:温州大学,2011.
- [3] 刘丹黎.别格——理查·奈特《土生子》中的新黑人英雄[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
- [4] 张严秋.从《土生子》看种族平等问题的出路[J].电影文学,2011(5):116-117.
- [5] 匡颖.论《土生子》中的种族主义及其双重恶性效

- 应[D]. 长春:吉林大学,2007.
- [6] 匡颖.《土生子》中的种族主义及其双重恶性效应怪圈[J]. 劳动保障世界,2013(8):184.
- [7] 吴敏.从种族主义受害者到存在主义的英雄解析[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 [8] 杨晓蓉.论《土生子》在美国非裔文学和美国文化中的意义[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1):105-110.
- [9] 姜艳艳.《土生子》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30-31.
- [10] 李怡.美国黑人文学的里程碑——理查德·德特的《土生子》之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0.
- [11] Frege G. On sense and reference[C]//Geach P T, Black M.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0:56-78.
- [12]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 [13]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 [14] 王守元,苗兴伟.预设与文学语篇的建构[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1-3.
- [15]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16] 朱永生,苗兴伟.语用预设的语篇功能[J]. 外国语,2000(3):25-30.
- [17] Wright R. Native Son[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2005.
- [18] Levinson S C.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19] 倪海燕,唐德根.语用预设的语篇功能体现[J]. 求索,2005(11):186-187.
- [20] Leech G N. Semantics [M]. 2nd ed. London: Longman, 1981.
- [21] 魏在江.预设研究的多维思考[J]. 外语教学,2003,24(2):32-35.
- [22] Short M H. Exploring the Language of Poems, Plays and Prose[M]. London: Longman, 1996.

(编辑:朱渭波)

(上接第29页)

参考文献:

- [1] Nida E A. Language Structure and Translation: Essays [M].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2] Larson M L. Meaning-based Translation: A Guide to Cross-language Equivalence [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 [3]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57.
- [4] 崔刚. 电子商务英语[M]. 北京:线装书局,2002.
- [5] Dudley-Evans T, St. John M. Developments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6] 刘淑云,武立波.浅谈商务英语的特点[J]. 商业研究,2002(5):152-153.
- [7] 王芳.商务英语的语言特色探讨[J]. 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03,5(2):109-111.
- [8] 李松岩.商务英语翻译原则与技巧[J].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63-64.
- [9] 周立人.动态等值理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J]. 国际商务研究,2001(1):59-63.
- [10] 刘世伟.商务英语中的平行结构及其翻译方法[J].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81-82.
- [11] 王欣.商务英语中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的基本句型的翻译[J]. 辽宁财专学报,2003,5(6):76-77.
- [12]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Brill, 1964.
- [13] 林海琴.商务英语常见误译例析[J]. 科技英语学习,2004(3):39-41.
- [14] 许钧.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4(1):15-21.
- [15] Venuti L. Translation, Community, Utopia [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2.
- [16] 崔刚.电子商务英语同步练习[M]. 北京:线装书局,2002.
- [17] 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 [18] 彭漪,于鑫.商务英语中条件关系的表达及其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2010,23(2):18-21.

(编辑:朱渭波)